

洞澈隨深淺，百丈見遊鱗： 論《藝文類聚》與《太平御覽》裡的長江書寫

潘銘基*

摘要：類書起源於三國時代，自此以後，著作蠡出。唐代的《藝文類聚》與宋代的《太平御覽》正是其中的表表者。《太平御覽》於前代類書，多有襲取，《藝文類聚》即其來源之一。《藝文類聚》全書共分四十六部，其中水部以下有二十三個子目，在子目「江水」裡，合共載錄二十二段文獻。《太平御覽》共有五十五部，其中地部二十五「江」引用文獻三十二則，數量較《藝文類聚》多，但與《類聚》所引顯有不同。《藝文類聚》以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之原則臚列文獻，以字書或經書所載為先，史部與子部文獻緊隨其後，末則為詩、賦、頌、贊、令、書、表、志、箴等集部之「文」。《太平御覽》條列文獻之法與《藝文類聚》截然不同。二書所引，同有涉及自然風光者。江水之清澈亦為二書所關注，「洞澈隨深淺」、「百丈見遊鱗」俱為二書所引。長江水系之潮汐漲退，尤其是下游錢塘江一段，也多有觸及。先民敬畏天地山川，遂生出許多神異故事，兩書亦多有載錄。長江作為中國第一河流，江面遼闊，文獻裡多有述及。

關鍵詞：唐宋類書 長江 互見文獻 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

一、《藝文類聚》與《太平御覽》的承繼與發展

《藝文類聚》一百卷，唐歐陽詢（557-641）撰。全書分四十六部，設七百二十七個子目，約百餘萬言。分類按目編次，故事在前，均注出處。所引詩文，均注時代。據其自序所言，乃是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。^①《藝文類聚》將所輯文獻分為「事」、「文」兩類，在每個條目下，先臚列經、子、史類典籍之「事」，後附以詩、賦、頌、贊、令、書、表、志、箴等集部之「文」。

* 潘銘基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。

① 歐陽詢：〈藝文類聚序〉，載歐陽詢編：《藝文類聚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65年），序，頁27。

《藝文類聚》所分四十六部，類目如下：天、歲時、地、州、郡、山、水、符命、帝王、后妃、儲宮、人、禮、樂、職官、封爵、治政、刑法、雜文、武、軍器、居處、產業、衣冠、儀飾、服飾、舟車、食物、雜器物、巧藝、方術、內典、靈異、火、藥香草、寶玉、百穀、布帛、菓、木、鳥、獸、鱗介、蟲豸、祥瑞、災異。

《太平御覽》全書一千卷。宋太平興國二年（977年）下詔命李昉（925-996）等人編修，歷時八年而成。初名《太平總類》，太宗令人日進三卷閱覽。「此書千卷，朕欲一年讀遍」，^②故改題今名。又簡稱「《御覽》」。是書分五十五門，各門之下又分若干類，有些類下又有子目，大小類目共計約五千四百七十四類。《御覽》徵引古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。此書不僅是綜合性資料工具書，更是保存古代佚書最為豐富之類書。全書包括以下各部：天部、時序部、地部、皇王部、偏霸部、皇親部、州郡部、居處部、封建部、職官部、兵部、人事部、逸民部、宗親部、禮儀部、樂部、文部、學部、治道部、刑法部、釋部、道部、儀式部、服章部、服用部、方術部、疾病部、工藝部、器物部、雜物部、舟部、車部、奉使部、四夷部、珍寶部、布帛部、資產部、百穀部、飲食部、火部、休徵部、咎徵部、神鬼部、妖異部、獸部、羽族部、鱗介部、蟲豸部、木部、竹部、果部、菜部、香部、藥部、百卉部。宋代類書數量更多，究其所以，實為在上位者所好之故。蒲叔獻（生卒不詳，慶元 [1195-1200] 初在世）云：「太宗皇帝為百聖立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，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，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。」^③此可見宋太宗下令編纂《太平御覽》，實欲以文化成天下。《太平御覽》之編纂，始自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（977），成於太平興國八年（984）。^④書成以後，太宗下詔曰：「史館所修《太平總類》，自今日進三卷，朕當親覽。」宰臣宋琪（917-996）等以為：「窮歲短晷，日閱三卷，恐聖躬疲倦。」以為光陰苦短，怕太宗日讀三卷太倦。然太宗卻道：「朕性喜讀書，開卷有益，不為勞也。此書千卷，朕欲一年讀遍，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勞耳。」^⑤仍手不釋書，日讀三卷，更改書名為《太平御覽》。

《太平御覽》引用典籍極為豐富，據《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》，共引書一千六百九十種。^⑥范希曾（1901-1930）《書目答問補正》以為引書多達二千八百餘

② 李燾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，卷24，頁559。

③ 蒲叔獻：〈序〉，載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御覽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年），序，頁1b。

④ 案：《玉海》卷五四引《太宗實錄》以為《御覽》始撰於太平興國二年，成於太平興國八年。說參王應麟（1223-1296）：《玉海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影印，1987年），卷54，頁34a-b。

⑤ 李燾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，卷24，頁559。

⑥ 案：《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》末云：「右計一千六百九十件外，有古律、詩、古賦、銘、箴、雜書等類不及具錄。」（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御覽》，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，頁33b。）

種。^⑦《太平御覽》引用典籍既豐，亦保留了不少早已亡佚之舊典，李樂民〈李昉的類書編纂思想及成就〉云：「《太平御覽》為古代類書中保存宋以前文獻最多的一部大書。所引古書，十之七八今已失傳，今之學者，多賴其尋找斷篇殘簡。」^⑧可見《太平御覽》正有輯佚補闕之作用。其實，《太平御覽》有存佚之功，宋人早已知之，並注意《御覽》引文之價值。

古籍在流傳過程中多所散佚，無日無之，特賴類書加以引用而得存舊文，《太平御覽》自不例外。^⑨清人朱鶴齡（1606-1683）云：「蓋其時書皆抄本，經靖康兵火之後散佚不傳，幸《御覽》猶存四庫書籍，得以考見其十之一二。」^⑩及後，阮元（1764-1849）〈重刻宋本《太平御覽》敘〉云：「考其書傳于今者，十不存二、三焉。然則存《御覽》一書即存秦、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。」^⑪當然，《御覽》並非完美，既有自身版本之問題，亦有修纂上之問題，聶崇岐（1903-1962）云：「《御覽》為現存時代較古，卷帙較大之類書，雖修纂上有種種缺憾，但其所引諸書，後世多無傳本，故在學術之價值與用途，仍極宏大。」^⑫聶氏所言是也。

⑦ 范希曾編：《書目答問補正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卷三子部，頁253。案：范氏於「《太平御覽》一千卷」條下云：「嘉慶丙寅揚州汪氏活字本，廣州局重刻鮑本，日本刻本。此中引書二千八百餘種，民國十一年北京大學研究所盡為輯出，存校中，未刊。《御覽》存古佚書最富，故為類書之冠。」又據聶崇岐云：「其實《綱目》所列的書名，一書兩見的很多，三見的也不少，別去重複，恐怕不過一千多種。范希曾《書目答問補正》說《太平御覽》引用的書有二千八百多種，那是把詩、賦、銘、箴之類都算進去了，但其中也不免有重複，所以這個數字並不可靠。」（聶崇岐：〈重印太平御覽前言〉，載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御覽》，重印太平御覽前言，頁1。）馬念祖《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》則謂《太平御覽》引書二千五百七十九種。（馬念祖：《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》[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]，序言，頁1。）

⑧ 李樂民：〈李昉的類書編纂思想及成就〉，《河南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第42卷第5期（2002年9月），頁117。

⑨ 案：汪紹楹亦嘗就《藝文類聚》之情況言之，以為《藝文類聚》「所引用的古籍，據北京大學研究所在一九二三年所作的統計，共為一千四百三十一種。他們輯製了一個《類聚》引用書目；我們據以作了約略的分析，得知在這些被引用的文籍之中，現存者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十」。（汪紹楹：〈前言〉，載歐陽詢：《藝文類聚》，頁3。）

⑩ 朱鶴齡：〈書《太平御覽》後〉，載《愚庵小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），卷13，頁16a。

⑪ 阮元：〈重刻宋本《太平御覽》敘〉，載《學經室集·學經室三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卷5，頁693。

⑫ 聶崇岐：〈《太平御覽》引得序〉，載《太平御覽引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序，頁19。

《太平御覽》引書或來自前代類書，而非直接引用自原典。陳振孫（1179-1262）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云：「或言，國初古書多未亡，以《御覽》所引書名故也，其實不然，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。」^⑬周生杰指出，「《御覽》中的大量引文是直接來自前代類書的」，^⑭並就《御覽》與《皇覽》、《修文殿御覽》、《文思博要》、《藝文類聚》等作專題討論。^⑮準此，歷代類書層層相因之情況可以考見。

《太平御覽》嘗參考《藝文類聚》之分類，今以二書相關部類名稱比較如下：^⑯

	類聚	御覽		類聚	御覽		類聚	御覽
1	天	天	16	封爵	封建	31	方術	方術、疾病
2	歲時	時序	17	治政	治道、奉使	32	內典	釋
3	地	地	18	刑法	刑法	33	靈異	妖異、道、神鬼
4	州	州郡	19	雜文	文	34	火	火
5	郡	州郡	20	武	兵	35	藥香草	藥，香、百卉、菜蔬
6	山	地部山	21	軍器	兵	36	寶玉	珍寶
7	水	地部水	22	居處	居處	37	百穀	百穀
8	符命	休徵、咎徵	23	產業	器物、雜物、資產	38	布帛	布帛
9	帝王	皇王、偏霸	24	衣冠	服章	39	菓	菓

⑬ 陳振孫：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卷14，頁425。案：陳氏所「或言」者，當為針對洪邁（1123-1202）而發。洪邁云：「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，所載書籍印板至少，宜其焚燬蕩析，了無孑遺。然太平興國中，編次《御覽》，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，其《綱目》並載於首卷，而雜書、古詩賦，又不見具錄，以今考之，無傳者十之七八矣。」（洪邁：《容齋隨筆》[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]，五筆，卷7，頁884。）

⑭ 周生杰：《太平御覽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8年），頁385。

⑮ 詳參周生杰：《太平御覽研究》，頁384-411。

⑯ 此表格參自周生杰：《太平御覽研究》，頁401-402。

10	后妃	皇親	25	儀飾	器物、雜物	40	木	木
11	儲宮	皇親	26	服飾	服用	41	鳥	羽族
12	人	人事	27	舟車	舟、車	42	獸	獸
13	禮	禮儀	28	食物	飲食	43	鱗介	鱗介
14	樂	樂	29	雜器物	器物	44	蟲豸	蟲豸
15	職官	職官	30	巧藝	工藝	45	祥瑞	休徵
						46	災異	咎徵

周生杰《太平御覽研究》仔細分析了《太平御覽》對《藝文類聚》的師承，在部類編排上，《太平御覽》較諸《藝文類聚》而言更為科學。在小類的劃分上，《御覽》在《類聚》的基礎上向前邁進，更為細緻和全面，引文也更豐富。至於宋初已經散佚了的典籍，《御覽》編者無緣得見，但凡《類聚》嘗加援引者，《御覽》亦直接作為資料來源，標明的卻是所引原書的書目。^{①⑦}

在〈《太平御覽》引〉云：「帝閱前代類書，門目紛雜，失其倫次，遂詔修此書。以前代《修文御覽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文思博要》及諸書參詳條次，分定門目。」^{①⑧}胡道靜（1913-2003）云：「但《御覽》也不全是從原書採摭，而是以前代類書為藍本，修葺增刪而成。」^{①⑨}可惜的是，《修文殿御覽》、《文思博要》等書已告散佚，難以取之與《太平御覽》加以比較，以見其承襲之關係。曹元忠〈唐寫卷子本《修文殿御覽》跋〉列舉五證，以見《太平御覽》有襲取自《修文殿御覽》者，^{②⑩}其言有理可參，亦不過片言隻語，未覩全貌。幸而《藝文類聚》尚在，取之與《太平御覽》相同部類引書相加比較，即可見《御覽》之因循與發揮，下文將就此細加討論。

本篇之撰，以《藝文類聚》與《太平御覽》在部類分合的承繼與發展為基礎，以證成《太平御覽》所載文獻來源的說法；此外，全文重在討論二書所載典籍描寫長江文字之異同，並循而討論二書載錄文獻之所偏重。

^{①⑦} 參周生杰：《太平御覽研究》，頁401-406。

^{①⑧} 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御覽》，引，頁1b。

^{①⑨} 胡道靜：《中國古代的類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，頁162。

^{②⑩} 曹元忠：〈唐寫卷子本《修文殿御覽》跋〉，《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》（蘇州：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，1940年），頁16-17。

二、《藝文類聚·水部上》「江水」所見長江

葉書宗等云：「萬里長江，是我們偉大祖國的第一大河，中華民族遠古文明的又一搖籃。從舊石器時代起，中華民族的先祖們就在長江流域勞動生息，繁衍發展，創造了中華燦爛的古代文明，同時又冶鑄了不同於中原地區的文化特色。」^②長江流域幅員甚廣，如計算長江水系的幹流和支流所及，便包括了四川、重慶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蘇、浙江、上海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、廣東、福建等省區，影響之大，幾及半個中國。文化裡的長江，觸及許多不同的範疇，衣食住行皆有之。至於類書所載，原意在於借文人墨客檢索文章辭藻、掌故事實者之用，初非有何奇異之處，然在今天看來，實代表了當時人們對長江的認知。

《藝文類聚》卷八至卷九載有〈水部〉文獻，其中卷八的上半部分為〈山部一〉，下半部分方為〈水部上〉，卷九則為〈水部下〉。水部子目共有二十三個子目。其中〈水部上〉共有七個子目，分別是總載水、海水、河水、江水、淮水、漢水、洛水。〈水部下〉共有十六個子目，分別是壑、四瀆、濤、泉、湖、陂、池、谿、谷、澗、浦、渠、井、冰、津、橋。在〈水部上〉之子目「江水」裡，載有二十二段文獻。誠如前文所言，《藝文類聚》之編排採用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之原則，將經史百家之解釋、典故、傳說等作為「事」而具列在前，詩文歌賦等文體之句子或段落則為「文」而列在「事」後。《藝文類聚》於各子目以下，先引字書之文作為定義，在「江水」類先列經部《尚書》之文：

1. 《尚書·禹貢》：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。
2. 又曰：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。

案：兩段為《尚書·禹貢》之文。《類聚》在各部類以下，先引字書（在古代典籍分類法裡，隸屬經部），不引字書者，逕引經書，此屬逕引經書之體。先言「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」二句。沱乃河名，長江支流，或指今之沱江。此言開通岷山而疏導長江，向東別分出一支流為沱江。《禹貢錐指》引林之奇（1112-1176）云：「自江水溢出，別為支派者，皆名為沱。梁、荊二州皆有之也。」胡渭（1633-1714）云：「『東別為沱』者，謂江水東流，而別為沱。以大勢言之，江自梁而荊皆東也。」「唯林氏兼二州言之，確不可易。」^②以為林之奇疑則闕之，並舉兩種可能性，所言最為合理。胡氏說是。至於「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」，在《尚書·禹貢》本在「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」二句之下。三江蓋有多種說法，或指長江下游的松江、婁江、東江三支流；或「三」者只言其多。

^① 葉書宗等主編：《長江文化與中華民族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。

^② 胡渭：《禹貢錐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卷6，頁557。

「震澤」即江浙之間的太湖，孔傳：「震澤，吳南太湖名。」²³二句大意言長江下游數條支流已經入海，太湖治理也獲得成功。三江所指究竟為哪三條河流，而三江之水有否入震澤，古來爭議頗多，莫衷一是。胡渭《禹貢錐指》嘗詳加討論，臚列歷代眾說歧解，翔實可參。²⁴《類聚》先引經部文獻，以見長江及其支流所流經之處。

3. 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牛女為江潮。江潮者，所以開神潤化，故其氣湍急。

案：《春秋元命苞》乃《春秋緯》之一種，有魏人宋均（?-76）注。原書已佚。清人趙在翰（生卒不詳，嘉慶間 [1796-1820] 在世）《七緯》有據《藝文類聚》錄入此條文字，此可見《類聚》引文之輯佚作用。《事類賦》卷六〈地部〉、《太平御覽》卷六十〈地部二十五〉、《事詞類奇》皆嘗援引《春秋元命苞》此文。²⁵此言牛女製造了長江上的潮水，而此等潮水可以開啟神明，潤澤眾生，所以江潮便顯得很急。緯書附於經書之內，此處主要描述江上之潮。

4. 《孫卿子》曰：子路盛服見孔子。孔子曰：「由，是襜褕者何也？在昔江出於汶山，其始出，源可以濫觴，及其至江之津也，不方舟，不避風，不可涉也。非唯下流水耶？今汝衣服既盛，顏色充盈，天下且孰肯諫汝乎？」

案：此文見《荀子·子道》，乃本子目所引子部文獻。此文之互見文獻又見於《韓詩外傳》卷三、《說苑·雜言》、《孔子家語·三恕》，而《藝文類聚》獨採《荀子》，是以其時代最早而援引之。此言子路穿戴整齊後往見孔子（丘，前551-前479），孔子以為子路（仲由，前542-前480）何以穿戴得衣冠楚楚。「襜褕」，今《荀子》作「裾裾」，楊倞（生卒不詳，元和間 [806-820] 在世）注：「裾裾，衣服盛貌。」²⁶從前長江發源於岷山（《類聚》所引「汶山」，今《荀子》作「岷山」，《說苑》、《孔子家語》亦然；唯《韓詩外傳》引作「汶」），其源頭始出，只可以浮起酒杯，待其流至長江的渡口時，如果不把船並在一起，不避開大風，就不能橫渡過去了，這是因為下游水大之故。孔子以為子路的衣服已經穿得很莊重，臉上又神氣十足，天下將有誰肯規勸之。這裡的長江不過是比喻，但卻說出了長江起源於岷山，原本河道甚窄，但越至下游處，其江面越

²³ 孔安國（前156-前74）傳，孔穎達（574-648）疏，廖名春、陳明整理，呂紹綱審定：《尚書正義》，載李學勤主編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整理委員會整理：《十三經注疏（整理本）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卷6，頁173。

²⁴ 詳參胡渭（1633-1714）著，鄒玉麟整理：《禹貢錐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卷6，頁157-174。

²⁵ 詳參宋均：《春秋元命苞》，載趙在翰：《七緯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406。

²⁶ 王天海：《荀子校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卷20，頁1134。

大, 非常形像化的概述了長江的上游與下游。

5. 《列女傳》曰：楚昭王貞姜，齊女也。昭王出遊，留夫人漸臺。江水大至，使使者迎夫人，忘持符。夫人不肯出，使者還取符，未及，臺已壞，流水而死。事具《人部·賢婦人篇》。

案：此文見劉向（前77-前6）所編《古列女傳·貞順傳》，乃本子目所引史部文獻之始。潘樹廣云：「《類聚》在體例方面還有一個值得注意之處，那就是參見法的運用。當某項資料與兩個類目都有關係時，編者根據關係的遠近，在其中一個類目下略引該項資料，並於其下以注語指引讀者參閱另一類目下的詳細資料。」^{②7}這裡的細字小注「事具《人部·賢婦人篇》」者，可知貞姜（生卒不詳，與楚昭王〔熊珍，前523?-前489，前515-前489在位〕同時）之事並載《類聚》卷十八《人部二·賢婦人》之中，且彼處所載當更詳審。其文如下：

《列女傳》曰：楚昭貞姜，齊侯之女，楚昭王之夫人也。昭王出遊，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。王聞江水大至，使使者迎夫人，忘持符。使者至，請夫人出。夫人曰：「大王與宮人約。命曰：召宮必以符。今使者不持符，妾不敢從使者而行。妾聞之：貞女之義不犯約，勇者不畏死，守節而已。妾知從使者必生，留必死也。然妾不敢棄約，越義而求生。」大水至而死，乃號曰貞姜。

考之兩文，《水部上·江水》所載旨在表現長江水漲而至，因而淹水貞姜；《人部二·賢婦人》所載目的在於歌頌貞姜的貞潔與決心。如取二文排比對讀，其多寡顯而易見：

《水部》	楚昭王貞姜，齊女也。昭王出遊，
《人部》	楚昭貞姜，齊侯之女，楚昭王之夫人也。昭王出遊，
《水部》	留夫人漸臺。江水大至，使使者迎夫人，忘持符。
《人部》	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。王聞江水大至，使使者迎夫人，忘持符。
《水部》	夫人不肯出，使者還取符，未及，臺已壞，流水而死。

^{②7} 潘樹廣：〈藝文類聚概說〉，《辭書研究》1980年第1期，頁169。

《人部》

使者至，請夫人出。夫人曰：「大王與宮人約。命曰：召宮必以符。今使者不持符，妾不敢從使者而行。妾聞之：貞女之義不犯約，勇者不畏死，守節而已。妾知從使者必生，留必死也。然妾不敢棄約，越義而求生。」大水至而死，乃號曰貞姜。

就以上對讀所見，貞姜回答使者所問一段，《人部·賢婦人》幾乎不用。細意言之，該段答覆與江水無關，故《水部上·江水》不採用。此外，貞姜回答使者所問一段正可見「貞順」之處，故「賢婦人」錄之而增加，固其然也。

又案：《類聚》此處所見「漸臺」，在今浙江省江陵縣東，隸屬荆州市。長江中游主河道自湖北省宜昌市至江西省九江市湖口，長955公里，流域面積68萬平方公里。其中湖北省宜都市至湖南省岳陽市洞庭湖口城陵磯一段，因長江流經古荊州地區，又稱荊江。荊江河道曲折，水流遲緩，造成大量泥沙淤積，河床日益抬高，洪水位可高出地面10多米，是長江最易泛濫的河段。所謂「萬里長江，險在荊江」，此之謂也。貞姜淹死之處，正是長江最容易泛濫的區域，此古今無別也。

6. 又曰：廣漢姜詩妻，事姑至孝。姑好飲江水，水去家七里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。而風雪，不時得水，詩責遣之。妻寄鄰家，紡績給與，詩聞追還。舍側立有涌泉出，味如江水。

案：此則屬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之文。自劉向編有《列女傳》後，後世史書多仿其例，廁列有嘉言懿行的女子於書中。為使史書〈列女傳〉與劉向所編《列女傳》加以區分，故習稱劉書為《古列女傳》。《類聚》此文承上劉向《古列女傳》而來，故題「又曰」，然前段貞姜乃春秋時代楚昭王之夫人，而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只記載東漢婦女，則此「又曰」指涉未明，失之籠統。另一方面，前引劉向《古列女傳》之文，此文則與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相合，然則《類聚》編纂之時，或有集合各朝列女故事之《列女傳》出現，《類聚》編者採之入文，亦未可知。此言廣漢姜詩（生卒不詳，明帝〔劉莊，28-75，57-75在位〕時在世）之妻，其人事姑孝順。姑欲飲江水，水離家六七里，姜詩妻常於清晨便逆流而去汲水。後來遇上風雪，不能按時回家，姜詩責備妻子而遣她還家。姜詩妻寄居在鄰家，晝夜紡績，買些好菜，使鄰母以意自送給婆婆。及後姜詩知之，遂將其妻追回來。房舍旁邊忽有湧泉，味與長江之水相同。姜詩妻之事姑孝行，感動上蒼，因有湧泉提供江水，不用每天再到離家六七里處尋找水源。此文既論姜詩妻之孝，更見長江之水可供直接飲用，蓋亦古代社會裡長江之用途。今天，長江水雖未必可以直接飲用，但在南水北調工程全面建成後，飲用長江水的人口已多達至8億左右。然則，長江水之飲用，古今皆然。

7. 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吳郡王闔，渡錢塘江，遭風，船欲覆，闔拔劍斫水，罵伍子胥，水息得濟。

案：此仍屬史部文獻。上一段文字見於劉宋范曄（398-445）《後漢書》，此段文字則屬謝承（?-256?）《後漢書》。自范曄《後漢書》始出，在此之前的各家後漢史料，漸有散亡。清代以來，學者多有輯佚，及後周天游有集大成之作，名為《八家後漢書輯注》。此書有輯錄《藝文類聚》所引此文。²⁸此言吳郡人王闔（生卒不詳），有一次在渡過錢塘江時，遇上強風，幾乎翻船。於是，王闔拔劍將江水砍削，更大罵伍子胥（前559-前484），水面回復平靜而可以渡江。錢塘江跟長江無直接關係，錢塘江並非長江支流，但仍屬長江中下游河域。又，據《國語·吳語》所載，吳王夫差（?-前473，前495-前473在位）於擊敗越國後，越王勾踐（?-前464，前496-前464在位）投降，伍子胥以為當一舉消滅越國，吳王誤信讒言，故不聽從。周敬王三十六年（前484），吳王夫差贈伍子胥劍賜自盡。子胥自刎，遺言家人於其死後將其雙目挖出，掛在東城門上，讓自己親眼看著越軍消滅吳國。吳王夫差極怒，將伍子胥的屍首裹於鴟夷革之中並拋棄於錢塘江。²⁹後來，伍子胥乃成為民間認同的錢塘江潮神，故謝承此文謂王闔罵伍子胥，蓋因其為管治此處之神靈。

8. 《吳志》曰：魏文帝出廣陵，望大江曰：「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。」乃還。

案：此仍屬史部文獻，見今《三國志·吳書二·吳主孫權傳》。此言在黃武三年（224）九月之時，魏文帝曹丕（187-226，220-226在位）出巡廣陵，遙望長江，以為此處有傑出的人，不能夠謀取了。東漢末年，群雄割據，東吳乃有長江天險，易守難攻，故在三國之中國祚最長。東吳長時間以建業為京城，即今之南京，更有六朝古都（孫吳、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）之雅號。《藝文類聚》題作「吳志」者，今《三國志》作「吳書」。《藝文類聚》成書於唐高祖（李淵，566-635，618-626在位）武德七年（624），聯同成書於唐代初年的《群書治要》（貞觀五年，631），二者援引《三國志》，皆分別作「魏志」、「蜀志」、「吳志」之名。今《三國志》則作「魏書」、「蜀書」、「吳書」，命名稍有差異。《三國志》點校本出版說明云：「《魏》、《蜀》、《吳》三書曾各自為書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以《魏書》入正史類，《蜀書》、《吳書》入編年

²⁸ 周天游：《八家後漢書輯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253-254。

²⁹ 詳參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：《國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），卷19，頁601-602。案：伍子胥「身鴟夷而浮江」事，亦見《新書·耳痺》、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、《樂毅列傳》、《戰國委·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》、《說苑·正諫》、《新序·雜事三》、《論衡·書虛》、《吳越春秋》等。

類，這種分類法，固然錯誤可笑，但由此可以知道三書在宋以前曾經是獨立流傳的。」^{③①}即就《藝文類聚》援引所見，其作「吳志」而不題曰「三國志」者，是所據當為三書各自施行的本子。

9. 《吳錄》曰：《書》云：「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。」震澤，吳西南太湖也。

案：此仍屬史部文獻。《吳錄》乃晉人張勃（生卒不詳，3-4世紀在世）所撰，乃紀傳體史書，記錄三國時代東吳史事。裴松之（372-451）《三國志注》多有徵引。震澤即太湖，此上文已論。至於所引《尚書》之文，見〈禹貢〉，具見前文。此處直接指出震澤即太湖，所引注釋亦為孔《傳》。其實上文所引經部文獻已有《尚書·禹貢》此文，何以此處復以《吳錄》所載又引之，且二處所錄，其相異處唯在此處兼引孔《傳》，他則皆同。

10. 又曰：步騭表言：「此降人說，北多作布囊，欲以盛沙塞大江。」吳主見呂岱，說騭言，「北欲以沙囊塞江，每讀其表，輒獨失笑。此江自開闢以來，寧可以囊塞之乎！」

案：此亦《吳錄》之文。今《三國志·吳書·步騭傳》裴松之注有引及，但文字與《藝文類聚》所引不盡相同。^{③①}《吳錄》此文，步騭（?-247）指出北方之人欲渡長江，大抵因其河道寬闊，故以布囊盛沙，塞滿長江，即可渡江。孫權（182-252，229-252在位）跟呂岱（161-256）提及步騭之言，以為北方人欲以布囊盛沙塞滿長江的舉動，便覺可笑，北人大概不知長江自天地開闢以來已經有之，並非沙囊可以填滿。今考長江的最寬處是入海口，達180公里，而最窄處則是上遊的虎跳峽，不足50米寬。在湖北丹江口至鍾祥江段270公里江段，水面遼闊，最寬處可達8至10公里（最大洪峰時）。西陵峽因有三峽大壩的攔水加深之故，水深超過300米。這些數據，雖有不少現代元素，但長江之寬與深，無論如何亦非沙囊可以填滿。

11. 【詩】〈梁沈約泛永康江詩〉曰：長枝萌紫葉，清源泛綠苔。山光浮水至，春色犯寒來。臨睨信永矣，望美曖悠哉。寄言幽閨妾，羅袖勿空裁。

③① 中華書局編輯部：〈出版說明〉，載陳壽（233-297）：《三國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2。案：《三國志》裴松之注原文如下：「《吳錄》云：騭表言曰：『北降人王潛等說，北相部伍，圖以東向，多作布囊，欲以盛沙塞江，以大向荊州。夫備不豫設，難以應卒，宜為之防。』權曰：『此曹衰弱，何能有圖？必不敢來。若不如孤言，當以牛千頭，為君作主人。』後有呂範、諸葛恪為說騭所言，云：『每讀步騭表，輒失笑。此江與開闢俱生，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！』」

③① 陳壽：《三國志》，卷52，頁1239-1240。

案：此下即為《藝文類聚》引用文學作品的部分。拙作嘗云：「〈自序〉所謂『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』之原則，實在是『以事為本，以文為輔』，以文補事，事文互補。」^{③2}此為沈約（441-513）〈泛永康江詩〉，乃寫景抒情詩。永康江是流經浙江永康的一條河流，乃錢塘江的支流。《沈約集校箋》據《藝文類聚》所引而錄入此詩，此可見《類聚》的輯佚功能。此詩言清清的溪流中，浮動著綠色的青苔。山的倒影映在河面上，隨著流水直到面前。春天的景色，衝破了嚴寒，終於到來了。察看可相信的長遠，望見美景而日光昏暗。將說話告訴給閨妾，衣袖不要錯誤地剪裁。全詩借景抒情，同時也介紹了永康江的風光，「紫葉」、「綠苔」皆是勝景。

12. 又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〉曰：眷言訪舟客，茲川信可珍。洞澈隨深淺，皎鏡無冬春。千仞寫高樹，百丈見遊鱗。紛吾隔罽滓，寧可濯衣巾。願以潺湲末，霑君衣上塵。

案：此亦沈約詩。起首即言回憶拜訪友人的情景，新安江確實值得珍視。江水清澈見底，一年四季皆皎潔如鏡。千仞高的喬木在岸邊生長，萬丈深的水底可以看見游魚。滄浪之水有時也會渾濁，清澈的濟水乾涸時也失去了渡口。不如乘船順流而去，俯身看見映在水中的鱗次櫛比的石頭。沈約以為讓其遠離世間的塵囂，寧願借此水滌蕩我的衣巾。願意用緩緩流水，拭去別人帽纓上的塵土。新安江，發源於徽州（今黃山市）休寧縣和今江西婺源之浙源鄉境內，浙源即是浙江水之源之意。新安江東入浙江西部，經淳安至建德與蘭江匯合，東北流入錢塘江，是錢塘江正源。詩中可見新安江的水質，清澈見底，所謂「洞澈隨深淺」、「百丈見遊鱗」皆然，以及新安江的江邊自然風光。此詩《文選》卷二十七亦有援引，然詩題與《藝文類聚》所引者不同，兩者所載詩文亦不盡相同。《文選》所引詩題作「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」，影宋刊配明刊本《文苑英華》卷一六二、明刻本《六朝詩集》，與《藝文類聚》所引相同。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古詩紀》卷八十三、明婁東張氏本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「新安江」下無「水」字。^{③3}

13. 〈梁任昉濟浙江詩〉曰：昧旦乘輕風，江湖忽來往。或與歸波送，乍逐翻流上。近涯無暇目，遠峰更興想。綠樹懸宿根，丹崖頽久壤。

案：此乃任昉（460-508）之詩。詩題明確指出為渡浙江之詩。錢塘江，古名浙江、漸

^{③2} 潘銘基：〈《藝文類聚》所引動物詩賦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第33輯（2020年10月），頁57。

^{③3} 案：以上詩題各本之差異，參自陳慶元：《沈約集校箋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352。

江、澗河，又稱之江、折江、羅刹江，是浙江省第一大河。首二句「昧旦乘輕風，江湖忽來往」，可見一片輕風細浪，詩人於此升帆啟航、乘風而駛。接著，江間的水波也興奮地湧起，忽而又向前輕瀉，船兒也追著翻滾的江流而上，又迅疾地滑向前方，把一片浪波拋在船後。以上四句寫江上行船之境，是為動態。「近涯無暇目，遠峰更興想」乃詩人對浙江兩岸風光的由衷讚嘆，景緻有「近涯」與「遠峰」，遠近皆備，描寫立體。結尾是「綠樹懸宿根，丹崖頽久壤」，一株青蔥綠樹，有著宿年的粗大根鬚，部分甚至已經鑽裂江岸而懸掛在水上。山峰之上，又有不少因風雨侵蝕而出現的土石，孤獨地停留在被晚霞映照得通紅的崖壁上，大抵詩人所寫反映了錢塘江江上和江邊的黃昏美景。

14. 又〈嚴陵瀨詩〉曰：群峰此峻極，參差百重嶂。清淺既漣漪，激石復奔壯。神物徒有造，終然莫能仗。

案：此亦為任昉詩。嚴陵瀨在浙江桐廬縣南，相傳為東漢嚴光（前39-41）隱居垂釣處，任昉此詩，亦在題詠錢塘江邊的人文風光。嚴陵之事，見《後漢書·逸民列傳》。嚴光，字子陵，又名遵，會稽餘姚人。年少時即有名聲，與漢光武帝劉秀（前5-57，25-57在位）一起遊歷學習。但在劉秀登位成為皇帝後，嚴光便改名換姓而隱居。詩中描寫了嚴光隱居之境，群山萬壑，清泉大石，即使是有造物有神，也難有此美景。

15. 〈梁劉孝綽和太子落日望水詩〉曰：川平落日迴，落照滿川漲，復此淪坡池，派引別沮漳，耿耿流長脈，熠熠動輕光，臨泛自多美，況乃還故鄉，榜人夜理楫，棹女聞成粧，欲待春江曙，爭塗向洛陽。

案：此為梁代劉孝綽（481-539）之詩。此詩寫的是長江上夕陽風光。全詩以細膩的語言描繪了長江的黃昏景緻。落日、川水、水光、寒鳥、鷺鷥等景物，在詩人筆下全部活了起來。在動詞運用上，有「落」、「漲」、「流」、「動」、「逐」、「拂」等細意描繪了日、水、鳥的動態畫面，激活了原來的靜態畫面。詩人在此靜謐優美的環境中想到自己馬上就要回鄉，心情頗為激動，生出了「臨泛自多美，況乃還故鄉」的感慨。想到漂泊無依的羈旅生活快要結束，眼簾下的日暮美景使詩人歡樂喜悅，表面上是寫「榜人」、「櫂女」，實際上寫的是期待春天到來，即可返回洛陽的迫切心情。^{③4}

16. 〈梁王臺卿臨滄波詩〉曰：高軒臨不測，清江窮廣深。天邊生岸影，水上結雲陰。風來白華起，潮滿黃沙沉。

案：王臺卿（生卒不詳）乃梁朝詩人，遼欽立（1910-1973）云：「臺卿，為刑獄參軍。

^{③4} 參自孔培：〈劉孝綽詩歌研究〉（安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14年），頁15。

與江仲舉、何仲容等，同為雍州刺史南平王恪門下賓客。」³⁵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據《藝文類聚》錄入此詩。詩言登上高廊以觀難可意料之事，長江清澈而既深且闊。河面映照著天空的倒影，波平如鏡，在湖面上得見陰雲。白華所指乃野生菅草，此岸邊風吹而草起，潮汐漲退，滿載黃沙而浮沉。所謂黃沙，大部分是長江上游各條幹流將沙泥帶進江水之中，在中下游水勢舒緩，以及江面寬闊之處逐漸積聚下來。黃沙隨著潮汐漲退，或浮或沉。

17. 又〈泛江詩〉曰：春江下白帝，畫舸向黃牛。錦纜迴沙磧，蘭橈避荻洲。
濕花隨水泛，空巢逐樹流。岸社多喬木，山城足迴樓。

案：此同為王臺卿詩作。傳世王臺卿詩不多，《藝文類聚》此子目已錄有兩首，其書有存舊之功可知。此處題作王臺卿所撰，遼欽立云：「《初學記》六作周庾信，《文苑英華》百六十二作庾信，《詩紀》九十三，又《類聚》八作泛江詩，引牛、洲、流、樓四韻。」³⁶可見此詩著作權或有爭議。此詩言春天的江水順流而向白帝城（今四川奉節東）。畫舸即畫船之意；黃牛所指為湖北宜昌縣西的黃牛峽，此句言畫船向黃牛峽進發。「白帝」對「黃牛」，使用顏色對，對仗工整。此下二句，言絲綿製的纜繩圍繞沙灘，船以木蘭製的船槳駛離。濕掉了的落花隨江水而泛，樹枝上雀鳥的空巢也隨著落枝隨波逐流。二句寫得平如白話，自然質樸。岸社，即高處村落，謂此處多有大樹；依山而建的山城有著迴旋而上的房屋。此詩外用對仗，手法成熟，《類聚》引此除了其內容符合子目要求外，更重要是類書本來乃供文人墨客提煉素材之用。如引詩對仗工整，更可供後世詩人直接取用。

18. 〈陳陰鏗晚出新亭詩〉曰：大江一浩蕩，離悲足幾重。潮落猶如蓋，雲昏不作峰。遠戍唯聞鼓，寒山但見松。九十方稱半，歸途詎有蹤。

案：此乃陳代陰鏗（511-563）詩作。詩言長江江水浩蕩而去，離愁卻襲上心來，實在是幾重悲傷。儘管長江潮勢已經低落，但波濤仍然猶如高張的車蓋，水面之上雲霧沉沉，不見峰巒之狀。遠處隱隱傳來戍鼓之聲，氣氛肅殺；遠眺江岸，唯有寒山老松，滿目蕭索。人生如有九十年壽命，作者自言才剛過一半，現在孤舟遠征，卻是征程艱難，歸程無期。³⁷在南北朝時，南朝各代，以長江為隔，偏安一隅。全詩寫江行。借景抒情，抒發了旅途的惆悵；情景交融，渾然一體。新亭，在今南京市南面。據《世說新語》載，

³⁵ 遼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，梁詩卷27，頁2087。

³⁶ 遼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，梁詩卷27，頁2089。

³⁷ 韋鳳娟等：《漢魏六朝詩鑑賞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1368-1369。

過江諸人，每至美日，輒相邀新亭，藉卉飲宴。即此新亭。^{③⑧}

- 19.【賦】〈東晉郭璞江賦〉曰：咨五才之並用，寔水德之靈長。惟岷山之導江，初發源於濫觴。總括漢泗，兼包淮湘，并吞沅澧，汲引沮漳。源二分於崑崙，流九派乎潯陽。鼓洪濤於赤岸，淪餘波於柴桑。注五湖以漫漭，灌三江而漭滂。瀉汗六州之域，經營炎景之外。呼吸萬里，吐納靈潮。自然往復，或夕或朝。若乃巴東之峽，夏后疏鑿。絕岸萬丈，壁立霞駁。碧沙瀆沱而往來，巨石砢砢以前卻。魚則江豚海豨，叔鮪王鱸，鰭鯨鯨鮪，鯨鯨鯨鯨。爾其水物怪錯，則有王珧海月，土肉石華，瑣蛞腹蟹，水母目蝦，紫蚺如渠，洪蚶專車。瓊晞曜以瑩珠，石蚌應節而揚葩。若乃龍鯉一角，奇鷁九頭，有鯨三足，有龜六眸。頰鰓肺躍而吐璣，文魮磬鳴以孕璆。馬騰波以噓蹠，水兕雷咆乎陽侯。電布餘糧，星離沙鏡。青綸競糾，縵組爭映。石帆蒙籠以蓋嶼，萍實時出而漂泳。其下則金礦丹礫，雲精燭銀，鳴石列乎陽渚，浮磬肆乎陰濱。其羽族則有晨鵠天雞，鷓鴣鷓鴣。千類萬聲，自相諠聒。繁蔚芳菲，隱藹水松。涯灌芊芊，潛蒼蔥龍。爰有包山洞庭，巴陵地道，潛達傍通，幽岫窈窕。金精玉瑱其裏，瑤珠怪石綽其表。海童之所巡遊，琴高之所靈矯。冰夷倚浪以傲睨，江妃含嚔而矚眇。若乃宙宇澄寂，八風不翔。舟子於是搦櫂，涉人於是櫂榜。漂飛雲，運餘艗。舳舻相屬，萬里連檣。泝迴沿流，或漁或商。長風颭以增扇，廣莫颭而氣整。徐而不颭，疾而不猛。鼓帆迅越，越漲截澗。倏忽數百，千里俄頃。於是蘆人漁人，擯落江山。衣則羽褐，食惟蔬蠹。或揮輪於懸碕，或中瀨而橫旋。忽忘夕而宵歸，詠采菱以叩舷。及其譎變儻恍，符祥非一，動應無方，感事而出。經紀天地，錯綜人術。妙不可盡之於言，事不可窮之於筆。

案：此下《藝文類聚》引「賦」三篇，此為首篇。《昭明文選》在「江海賦」一類錄有兩篇作品，一為木華（生卒不詳，晉惠帝〔司馬衷，259-307，290-307在位〕時在世）〈海賦〉，二為郭璞（276-324）〈江賦〉。此賦乃郭璞賦作的名篇。全篇以濃麗的筆觸描繪了長江的源流、氣勢和奇景異物，抒發了郭璞囊括萬珠物我混一的胸襟與情志。《藝文類聚》此處僅為全賦的節引，大概僅為全篇的四分之一。所節錄之賦文，以舒緩的筆調描寫長江的發源，網羅群流，直赴東海的過程。篇中用了不少古文奇字，描刻長江的絕岸峭壁，虎牙荊門，圓淵溢流，駭浪驚波。《藝文類聚》所約取的賦文較為著重長江所見物種的描述。魚龍鳥獸，千奇百怪，美石瑤草，光彩陸離。當中如「有鯨三足，有龜六眸」，自是未足採信，純為傳說動物。《爾雅·釋魚》有謂「鼈三足，能。

^{③⑧} 陰鏗著，張帆、宋書麟校注：《陰鏗集校注》（蘭州：蘭州大學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41。

龜三足，賁」，指出了三腳鼈和三腳龜的獨特名稱；郭璞注：「《山海經》曰：從山多三足鱉，大苦山多三足龜。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，池中出三足鱉，又有六眼龜。」這裡援引了同是由他注釋的《山海經》，指出了三足鱉與三足龜的產地。郭璞所引，三足鱉見於《山海經·中山經·中次一十一山經》：「又東南三十五里，曰從山，其上多松柏，其下多竹。從水出于其上，潛于其下，其中多三足鱉，枝尾，食之無蠱疫。」這裡指出，從山山上到處都是松樹和柏樹，山下到處皆竹叢。從水發源於此，潛流至山下，水中有許多三足鱉，其尾巴分叉，食其肉，人就可以預防疑心病。三足鱉的外形為三足，已是頗為特別，而且還尾巴分叉，簡直是奇中之奇。³⁹此賦最後寫了長江的商旅舟船，樵夫漁父，神仙怪異。郭璞筆下的長江包括仙境與人間，內容豐富多姿，充滿想像。⁴⁰

20.〈晉庾闡涉江賦〉曰：發中州之曲泮，背石頭之巖岨。溯晨風而遙邁，乘濤波而容與。於是時也，夕日將昏，天吳駭奔，陽侯漂海，若泛江豚。爾乃雲霧勃起，風流涵渚。排巖拒瀨，觸石興濤。澎湃洗淖，鬱怒咆哮。迴連波以岳墜，壑后土而川宵。總百川之殊勢，集朝宗乎滄浪。注天波於析木，激東極乎扶桑。體含弘而彌泰，道謙尊而逾光。齊山海以比量，冠百谷而稱王。此則水之勢也。且夫山川瑰怪，水物含靈。鱗千其族，羽萬其名。毛群詭觀，倮類殊形。明月晞光以夕耀，金沙逐波而吐瑛。撫楫中流，汨徂西土。過乎歷陽之津，迄乎橫江之浦。若乃越三江之下口，眇濡須以逕渡。邈天險之遐勢，歷習坎之重固。川瀆泓澄以含景，山水泮而鱗布。

案：此乃東晉庾闡（生卒不詳，約327-329年在世）賦作。此賦敘述了作者乘舟涉江的情景，勾畫了摧折江巖、拒塞川流的水勢，描繪了山川瑰怪、水物含靈的奇觀。此賦寫從中州曲水處出發，大抵即是長江的堆積沙洲。賦中不少句子皆與長江關係密切，例如提及長江的江水猶如水神奔馳滾滾而來，江水衝擊岩石並阻遏湍流，碰到岩石則波濤湧起。又如在長江融會了百川水流後，「總百川之殊勢」，仿如天上的水流注入銀河。此外，由於山巒江海各有靈性，因使物種繁盛，有鱗的動物種類過千，鳥類動物的名稱上萬，獸類動物外觀奇異，無羽毛的動物形狀各不相同。此皆極寫長江的多元生態環境。寫河裡，寫岸邊，寫水勢，寫日夜，總之全賦乃從不同角度狀寫作者對長江的千萬種聯想，題材豐富，想像無限。

³⁹ 詳參拙作：〈三腳鼈與龜〉，載《字書裡的動物世界》（臺北：萬卷樓，2020年），頁113-119。

⁴⁰ 詳參陳宏天、趙福海、陳復興主編：《昭明文選譯注》（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659-660。

21. 〈晉曹毗涉江賦〉曰：迄趙屯，歷彭川，脩岸靡靡，莞葦芊芊，紫蓮被翠波而抗英，碧樾乘天岸而星懸，百籟夕奏，山精夜燃，狂飆蕭瑟以洞駭，洪濤突兀而橫峙，爾乃江狶彭濤，夜火輝煥，凌錯吐颿，駭鯨噴瀾，采蜂於是汎波，文魚於是登岸。

案：此乃東晉人曹毗（生卒不詳，東晉初在世）的〈涉江賦〉，題目上與前引庾闡所撰相同，亦可視為同題競寫的一例。以賦作而論，此篇似乎未有完全展開，似上有所承，又有未完成之意，故似非全賦，當為《藝文類聚》的節選。祁立峰以為此篇和庾闡〈涉江賦〉，乃是「書寫了江南的一種集體共同體的經驗」，^{④①}作為《藝文類聚》的主編者，歐陽詢乃潭州臨湘縣（今湖南長沙）人，亦屬南人，自有份外親切的體會與感受。此中曹毗〈涉江賦〉有「碧樾乘天岸而星懸」、「洪濤突兀而橫峙」，寫的是長江的星空，以及驚濤拍岸，大抵是在親臨長江，並曾細觀日與夜風光後所得出的結論。

22. 【歌】〈晉夏侯湛江上泛歌〉曰：悠悠兮遠征，倏倏兮暨南荆，南荆兮臨長江，臨江河兮討不庭。江水兮浩浩，長流兮萬里，洪浪兮雲轉，陽侯兮奔起，驚翼兮垂天，鯨魚兮岳峙，蘼蕪紛兮被泉陸，脩竹鬱兮翳崖趾，望江之南兮遂目桂林，桂林蓊鬱兮鶉雞揚音。凌波兮願濟，舟楫不具兮江水深沈。嗟迴盼於北夏，何歸軫之難尋。

案：《藝文類聚》所引「文」的部分，包括「詩」、「賦」、「歌」、「頌」、「贊」、「令」、「書」、「表」、「志」、「箴」等，此即屬西晉人夏侯湛（243-291）〈江上泛歌〉。此篇顧名思義，乃夏侯湛泛舟長江之上所抒寫的感受。陸侃如（1903-1978）《中古文學繫年》據夏侯湛〈江上泛歌〉，以為其「曾以尚書郎隨賈充征吳，而本傳偶略」，^{④②}並將此事放在成寧五年。曹道衡（1928-2005）、沈玉成（1932-1995）《中古文學史料叢考》則以為〈江上泛歌〉所言似伐吳情狀，但「賈充為伐吳總帥，僅及襄陽止，距大江尚數百里」，「本傳無一語及之，闕疑可而」，因此指出陸侃如所言「近似而未盡當」。^{④③}〈江上泛歌〉大概作於泰始八年（272）夏侯湛隨其從舅羊祜（221-278）出江陵時。「悠悠兮遠征，倏倏兮暨南荆，南荆兮臨長江，臨江河兮討不庭」，寫戰爭情形，較為簡略，本非其抒寫重心。接著詳細描寫長江兩岸風光，江水浩浩長流，洪浪旋轉奔騰，鳥飛魚躍，靡漫竹郁。然後由雞難悲啼引起懷鄉之思：「凌波兮願濟，舟

④① 祁立峰：〈天險悠悠：六朝辭賦中的江海書寫與國家想像〉，《清華中文學報》第15期（2016年6月），頁120。

④② 陸侃如：《中古文學繫年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685-686。

④③ 曹道衡、沈玉成：《中古文學史料叢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年），頁157。

楫不具兮江水深沈。嗟迴盼於北夏，何歸軫之難尋。」篇中採用了民歌常用的頂真手法，流暢自然，繪景生動。^④

三、《太平御覽·地部二十五》之「江」所見長江

《太平御覽》一千卷，在數量上較諸只有一百卷之《藝文類聚》龐大許多，因此，在引用與長江相關之文獻上，《御覽》自較《類聚》為多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六十地部二十五「江」引用文獻三十二則，數量較《藝文類聚》多，但與《類聚》所引顯有不同。考之二書，最明顯分別莫過於載錄文學作品與否，即《藝文類聚》裡「文」之援引，《太平御覽》所引，完全不及「詩」、「賦」、「歌」，故《藝文類聚》所載梁沈約〈泛永康江詩〉、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〉、梁任昉〈濟浙江詩〉、〈嚴陵瀨詩〉、梁劉孝綽〈和太子落日望水詩〉、梁王臺卿〈臨滄波詩〉、〈泛江詩〉、陳陰鏗〈晚出新亭詩〉，東晉郭璞〈江賦〉、晉庾闡〈涉江賦〉、晉曹毗〈涉江賦〉、晉夏侯湛〈江上泛歌〉等十二篇，《太平御覽》皆未嘗引用。以下所論，主要分為兩大部分，一為《類聚》與《御覽》二書俱嘗引用者，則排比對讀，以見其異同；二為分析《御覽》所引用而《類聚》未嘗徵引之文獻：

甲、《類聚》與《御覽》二書俱嘗引用之文獻：

1. 《尚書·禹貢》

《類聚》	1 ^④	《尚書·禹貢》：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。
《御覽》	4	《尚書》曰：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。

案：此例可見《藝文類聚》有指出該文所見《尚書》之篇名，而《御覽》無之，至其所引《尚書》之內容文字，二者相同。

2. 《春秋元命苞》

《類聚》	3	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牛女為江潮，江潮者，
《御覽》	7	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牛女為江湖，江湖者，

^④ 參自張寧：〈夏侯湛研究〉（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2011年），頁51。

^⑤ 案：為便比較《類聚》與《御覽》二書，此欄所見數字，乃該段文獻在二書該子目的排列次序。

《類聚》	3	所以開神潤化，故其氣湍急。
《御覽》	7	所以開神潤化，故其氣湍急。

案：兩書所引文字基本相同，唯一差異乃在《藝文類聚》「牛女為江潮」、「江潮者」句，兩「潮」字《太平御覽》引作「湖」。《事類賦》卷六〈地部〉、《事詞類奇》皆嘗援引《春秋元命苞》此文，皆作「湖」。^{④6}大抵就文義而論，《類聚》引作「潮」者較是。

3. 謝承《後漢書》

《類聚》	7	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吳郡王閔，渡錢塘江，遭風，
《御覽》	10	又曰：吳郡王閔，渡錢塘江，遭風，
《類聚》	7	船欲覆，閔拔劍斫水，罵五子胥，水息得濟。
《御覽》	10	船欲覆，閔拔劍斫水，罵伍子胥，風息得濟。

案：兩書所引大抵相同，只有末句《類聚》「水息得濟」，「水」字《御覽》引作「風」。周天游云：「按《御覽》卷六十、《事類賦注》卷六，《淵海》卷四二均作『風息得濟』，恐是。」^{④7}前文言「遭風」云云，下文當是「風息」然後方得渡江。

4. 《荀子·子道》

《類聚》	4	《孫卿子》曰：子路盛服見孔子。孔子曰：「由，
《御覽》	18	《孫卿子》曰：子路盛服見孔子。孔子曰：「由，
《類聚》	4	是澹澹者何也？在昔 江出於汶山，
《御覽》	18	是澹澹者何也？ 昔者，江出于汶山，

^{④6} 詳參《春秋元命苞》，載趙在翰：《七緯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），頁406。

^{④7} 周天游：《八家後漢書輯注》，謝承後漢書卷8，頁254。

《類聚》	4	其始出，源 可以濫觴，及其至江之津也。
《御覽》	18	其始由 源，可以濫觴，及 至江之津也，
《類聚》	4	不方舟，不避風，不可涉也。非唯下流水耶？
《御覽》	18	不方舟 不避風，不可涉 ，非惟下流大耶？
《類聚》	4	今汝衣服既盛，顏色充盈，天下且孰肯諫汝乎。
《御覽》	18	今汝衣服既盛，顏色充盈，天下且孰肯諫汝乎？」

案：二書所引《荀子·子道》此文相去不遠，主要相異在《類聚》「其始出，源可以濫觴」句，《御覽》作「其始由源，可以濫觴」，「出」字《御覽》作「由」。就文義而論，作「出」者較是。

5. 《列女傳·貞順傳·楚昭貞姜》

《類聚》	5	《列女傳》曰：楚昭王貞姜 ，齊女也。
《御覽》	22	《列女傳》曰：楚昭王貞姜者，昭王夫人，齊女也。
《類聚》	5	昭王出遊，留夫人漸臺，江水大至，使使者迎夫人，
《御覽》	22	昭王出游，留夫人漸臺，江水大至，遣使者迎夫人，
《類聚》	5	忘持符，夫人不肯出，
《御覽》	22	忘持符。夫人曰：「王與宮人約，召必以符，今使者不持符，妾不敢行。」
《類聚》	5	使者還取符，未及，臺已壞，流水而死。
《御覽》	22	於是使者返取符，未還，臺已壞，沉水而死。

案：《太平御覽》所引增加了一段楚昭貞姜的說話，他則與《藝文類聚》大抵相同。《類聚》以「夫人不肯出」一句簡約了《列女傳·貞順傳》之原文，而《御覽》則取諸原書稍多矣。

6. 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

《類聚》	6	又曰：廣漢姜詩妻，事姑至孝。姑好飲江水，
《御覽》	23	又曰：廣漢姜詩妻，事姑至孝。姑好飲江水，
《類聚》	6	水去家七里，妻常雞鳴泝流而汲。而風雪，不時得水，
《御覽》	23	水去家七里，妻常雞鳴溯流而汲，值風雪，不時得水，
《類聚》	6	詩責遣之。妻寄 鄰家，紡績給與，
《御覽》	23	詩責遣之，妻寄食鄰家，紡績以市珍味，使鄰母遺姑，
《類聚》	6	詩聞追還。舍側立有涌泉出，味如江水。
《御覽》	23	詩聞追還，舍側忽有涌泉出，味如江水。《華陽國志》又載。

案：兩書所引在文字上有少許差異。如《類聚》「妻寄鄰家」句，《御覽》於「寄」下有「食」字，意較圓足。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作「妻乃寄止鄰舍」，又與兩書所引皆異。

7. 張勃《吳錄》

《類聚》	10	又曰：步騭表言：「此降人說，北多作布囊，
《御覽》	28	《吳錄》曰：步騭表言， 北降人說 北多作布囊，
《類聚》	10	欲以盛沙塞大江。」
《御覽》	28	欲以盛沙塞大江。吳主曰：「此曹必不敢來，若不如孤言，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。」

《類聚》	10	吳主見呂岱，說驚言，「北欲以沙囊塞江，每讀其表，
《御覽》	28	後 見呂岱，說驚言 北欲以 囊塞江，
《類聚》	10	輒獨失笑。 此江自開關以來，寧可以囊塞之乎！」
《御覽》	28	輒 失笑曰：「此江自開關以來，寧可以囊塞 乎？」

案：兩書所引不盡相同，大抵《御覽》所引較為詳審，就以上所見，《太平御覽》所引三十二則文獻中，有七則與《藝文類聚》相同，主要分別只在文字之間的互有詳略而已。

乙、《御覽》所引用而《類聚》未嘗徵引之文獻：

1. 《釋名》曰：江，公也，小水流入其中，所公共也。
2. 《說文》曰：江，水。出蜀湔氐徼外岷山。
3. 又曰：江至會稽郡為浙江。

案：《太平御覽》先引用字書，此處所見包括劉熙（生卒不詳，建安間 [196-220] 在世）《釋名》、許慎（30?-124?）《說文解字》。《釋名》之文，出自《釋名·釋水》。此言「江」是公共的河流，小河匯聚成江，便是公共之意，據此可知「江」為大河。《說文解字·水部》云：「江，水。出蜀湔氐徼外岷山，入海。从水工聲。」明顯地，此「江」字所指為長江，所謂「出蜀湔氐徼外岷山」者，乃在說明長江的源頭；「入海」二字，則言長江最後乃是東注入海，但《類聚》無引「入海」二字。又《說文解字·水部》云：「浙，江。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。从水折聲。」《類聚》再引《說文》，解釋「浙」字，指出長江下游在經過會稽山後的一段名為浙江，即錢塘江也。

4. 《尚書》曰：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。
5. 《毛詩》曰：江有沱。江有汜。
6. 又曰：滔滔江漢，南國之紀。
7. 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牛女為江湖，江湖者，所以開神潤化，故其氣湍急。
8. 《家語》曰：楚昭王渡江，江有物大如斗，圓而赤，直觸王舟。舟人取之，王大怪，使之魯問孔子，孔子曰：「此萍實也，可剖而食之，吉祥，唯霸者能獲之。」使返，王遽食之，甚美。

案：以上為《太平御覽》所引幾部經書之文，包括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春秋元命苞》、《孔子家語》。《尚書》與《春秋元命苞》已見上文分析，此不贅述。此處引《毛詩》兩首，第一首乃《詩·召南·江有汜》。此詩有三章，《太平御覽》乃引其第一章及第三章的首句。「江有沱」，指長江有分叉的支流；「江有汜」，指由主流分出而復匯合的河水。第二首為《詩·小雅·四月》之文。此言滔滔奔流不息的長江與漢水，將整個豐美的南方緊緊包圍起來。接著，引《孔子家語·致思》，此言楚昭王渡長江之時，江中有個怪物像斗般大，此怪物呈圓狀且紅色，直接向楚王之舟碰過來。船伏取之，楚昭王得見，感到非常奇怪。王派使者到魯國向孔子請教。孔子以為這是萍草的果實，可以剖開而食，是吉祥物，只有能稱霸的人才可獲得。使者回到楚國告訴楚王。楚王於是將萍草的果實剖開吃了，味道非常鮮美。這個故事所可見者乃是長江出產的萍實。

9. 謝承《後漢書》曰：吳郡沈豐為郡主簿，太守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，倫每至臘節，常感戀垂泣。遣豐迎母廣陵，母見大江，畏水不敢渡。豐祭神，令子孫對母飲酒，因醉臥便渡。
10. 又曰：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，船欲覆，閔拔劍斫水，罵伍子胥，風息得濟。
11. 《續漢書》曰：張禹拜揚州刺史，當過江行部中，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，難于濟涉。禹厲聲言曰：「子胥如其有靈，知吾志在理察枉訟，豈危我哉？」遂鼓而過。
12. 《魏志》曰：文帝伐吳，至長江而嘆曰：「天固以限南北也。」
13. 《晉書》曰：祖逖渡江，中流誓曰：「逖不靜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大江。」
14. 又曰：吳猛年四十，邑人丁義始授神方。因還豫章，江波甚急，猛不假舟楫，以白羽扇畫水而渡。
15. 又曰：王濬有奇略，武帝謀伐吳，詔濬造船于蜀，其木柿蔽江而下。
16. 又曰：陶侃語人曰：「大禹聖人，乃惜寸陰，至于眾人，當惜分陰。」參佐以戲廢事者，乃取其蒲博之具，悉投于江。

案：以上八則為《太平御覽》徵引史部文獻之例。其中三則為後漢材料，兩則出自謝承《後漢書》，一則為《續漢書》。《御覽》所引《續漢書》之文雖未有題其作者，姚之駟（生卒不詳，康熙六十年 [1721] 進士）、汪文臺（1796-1844）輯後漢諸史遺文，皆以此文為司馬彪（240-306）《續漢書》。周天游據此而繫此文於司馬彪《續漢書》卷四〈張禹傳〉。^{④8}首先是謝承《後漢書》第五倫（生卒不詳，建武間 [25-56] 在世）之

^{④8} 周天游：《八家後漢書輯注》，司馬彪續漢書卷4，頁411。案：周天游據《類聚》卷6、《御覽》卷60、《書鈔》卷36、《事類賦注》卷6輯錄此文。

事。此言第五倫事母至孝，母親因畏水而不敢渡長江，使第五倫未能到吳郡為官。於是吳郡主簿沈豐（生卒不詳，永平間 [58-75] 在世）下令祭神，使第五倫母親飲酒喝醉，於是渡江。王闕事見上文分析，不贅。《續漢書》之文言張禹（?-113）新任揚州刺史，在過長江赴任之際，當地人以為長江有伍子胥為神，因而難以渡過。張禹以為伍子胥如在天有靈，以其冤死，自當知其志在於審理冤獄，不會阻撓。張禹因此而鳴鼓順利過江。此事亦旨在說明伍子胥為長江（錢塘江段）之神。

第十二段為《魏志》之文，今不見於《三國志》正文，亦不在曹魏故事之中。《三國志·吳書·吳主孫權傳》裴松之注引《吳錄》曰：「是冬魏文帝至廣陵，臨江觀兵，兵有十餘萬，旌旗彌數百里，有渡江之志。權嚴設固守。時大寒冰，舟不得入江。帝見波濤洶涌，歎曰：『嗟乎！固天所以隔南北也！』遂歸。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，帝大驚，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。」⁴⁹據《御覽》引《魏志》所載，乃是文帝曹丕伐吳之時，臨長江而望江興嘆，以為長江乃是上天以限南北的天險。《三國志》裴注所引《吳錄》所載事與《御覽》所引相差無幾，蓋為一事而見不同典籍之記載。

第十三段至第十六段皆《晉書》所載，今一併論之。祖逖（266-321）在長江起誓之事，見《晉書·祖逖傳》。此言於是祖逖橫渡長江，船到江中而發誓，以為自己如果不能恢復中原而又再次渡江，就如同此江水。吳猛（?-374）之事，見《晉書·吳猛傳》。吳猛在四十歲的時候，丁義（生卒不詳，約與吳猛同時）傳授他神奇的方術。吳猛因事到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，將渡長江，江面波浪甚急，吳猛過江不用船槳，而只用其白毛羽扇划水而過江。此事雖旨在表現吳猛的方術，但亦可見長江的風高浪急。接下來是王濬（206-286）之事，其文見《晉書·王濬傳》。此言王濬有奇才，當時武帝（司馬炎，236-290，266-290在位）謀劃伐吳，下詔讓王濬在蜀地修造船艦，王濬在蜀地造船，削下的碎木片浮滿長江表面，並順流漂下。接著是陶侃（259-334）經常對別人說的話，見《晉書·陶侃傳》。陶侃指出，大禹（生卒不詳，約前21世紀在世）是聖人，尚且珍惜寸陰，至於普通人，應當珍惜分陰。因此，部將有的人只是閒談遊戲而荒廢職事，陶侃命令將他們的酒器與賭具悉數投入長江之中。

17. 《莊子》曰：魚相忘于江湖。

18. 《孫卿子》曰：子路盛服見孔子。孔子曰：「由，是禴禴者何也？昔者，江出于汶山，其始由源，可以濫觴，及至江之津也，不方舟不避風，不可涉，非惟下流大耶？今汝衣服既盛，顏色充盈，天下且孰肯諫汝乎？」

案：以上兩則子書之文，比合論之。引《莊子》之文，見《莊子·大宗師》。此中江湖

⁴⁹ 陳壽：《三國志》，卷47，頁1132。

所指的乃是廣闊逍遙的適性之處；當然，「江湖」二字也可以實指為長江與洞庭湖。江湖也可以是江西與湖南，或指三江（湖北荊江、江蘇松江、浙江省浙江）與五湖（江西鄱陽湖、湖南青草湖、湖南洞庭湖、江蘇丹陽湖、江蘇太湖）。引《孫卿子》之文，已見上文《藝文類聚》的討論，此不贅述。

19. 《三十國春秋》曰：劉裕次山陽，聞何無忌敗績，卷甲兼行，將濟江而風急，眾咸難之，裕曰：「若有天命，風當自息；如其天不助，舟覆溺何足怪。」即命登舟，舟移而風止。
20. 董覽《吳地記》曰：夫差立，子胥以忠諫見亡，遂賜死，浮尸于江，夫差悔焉，與群臣于江設祭。
21. 《列仙傳》曰：江妃二女，游于江濱，逢鄭交甫，遂解珮與之，交甫受佩而去，數十步，懷中無佩，女亦不見。
22. 《列女傳》曰：楚昭王貞姜者，昭王夫人，齊女也。昭王出游，留夫人漸臺，江水大至，遣使者迎夫人，忘持符。夫人曰：王與宮人約，召必以符，今使者不持符，妾不敢行。於是使者返取符，未還，臺已壞，沉水而死。
23. 又曰：廣漢姜詩妻，事姑至孝。姑好飲江水，水去家七里，妻常雞鳴溯流而汲，值風雪，不時得水，詩責遣之，妻寄食鄰家，紡績以市珍味，使鄰母遺姑，詩聞追還，舍側忽有涌泉出，味如江水。《華陽國志》又載。

案：此處所載史傳文獻數則，比合論之。《太平御覽》引書之次序，與《藝文類聚》之「事」與「文」分立頗有不同，大抵較為雜亂，並不齊一。引《三十國春秋》，此書乃南朝梁元帝（蕭繹，508-555，552-555在位）之子蕭方等（528-549）編著的兩晉十六國的紀傳體史書。王應麟《玉海》指出《三十國春秋》，「以晉為主，附列二十九國，採集為廣，遂加刪緝，號曰《晉春秋》，略凡一百八萬餘言。」⁵⁰此言宋武帝劉裕（363-422，420-422在位）軍至山陽，聞何無忌（？-410）被害，因擔心京邑失守，故舉軍連日進軍，準備渡長江而江面風急，眾人皆以為難以過江。劉裕以為，如有上天幫助，風自當平息；如天不幫助，船隻便當覆沒。於是，劉裕命令軍隊登船，當船隻起航而風便停止。清人湯球（1804-1881）《三十國春秋》據《御覽》所引輯有此文。引董覽（生卒不詳，劉宋人）《吳地記》，言吳王夫差即位以後，伍子胥因忠諫，最後卻落得為夫差賜死之下場，更浮屍於江上。夫差深感後悔，與群臣在江邊祭祀伍子胥。引葛洪（283-343）《列仙傳》，言江妃二女，在長江的江邊嬉遊，遇上了鄭交甫（生卒不詳，春秋時在世）。二女贈鄭交甫玉佩，交甫高興地用手接了，把它藏在懷當中。轉身剛走了幾十

⁵⁰ 王應麟：《玉海》，卷41，頁10b。

步，再看玉佩，懷裡已空，不見玉佩。回頭看二女，忽然不見蹤影了。至於所引《列女傳》兩則故事，《藝文類聚》有之，前文已述，此處不贅。

24. 《論衡》曰：儒書言伍子胥恨吳王，驅水為濤而溺殺。今會稽、錢塘、丹徒江皆立子胥祠，欲止其濤也。

案：此下引《論衡·書虛》，屬子書，典籍所屬分類與排列顯非《太平御覽》所關心之主題，故史書、子書在引用經書以下混見。此言儒家典籍謂伍子胥心裡痛恨吳王夫差，於是攪動江水成為波濤，將人淹死。如今在會稽段、錢塘江段、丹徒段的長江，皆築建了伍子胥的廟，用以制止住兇猛的波濤。

25. 袁山松《宜都記》曰：對西陵南岸有山，其峰孤秀，人自山南上至頂，俯臨大江如縈帶，視舟船如鳧雁。
26. 又曰：大江清濁分流，其水十丈見底，視魚游如乘空，淺處多五色石。

案：晉人袁山松（？-401）《宜都記》之書久佚，然地記類文獻，當屬史部。此處引用《宜都記》兩段文字。首言長江西陵一段的南岸有山，其中有山峰特別高聳，從山南登上山頂，向下俯瞰，長江像腰帶圍繞著山峰，江中的船兒看起來只有魚鷹般大小。次則言江水清濁分明，十丈水深可以清澈見底，水中的魚好像在空氣中，水淺的的地方有許多五色的石頭。

27. 《新序》曰：禹南濟于江，黃龍負舟，舟中人失色，禹仰視天而嘆曰：「吾受命于天，死生命也！」龍弭耳而逃。

案：此為劉向《新序》之文，其文今佚，盧文弨（1717-1796）《群書拾補》據《御覽》輯有此文。^⑤此言禹到南方巡視之時，南渡長江，一條黃龍將他所乘船馱了起來。船上的人大驚失色，禹仰臉朝天感慨，以為自己從上天接受命令，死生皆是命中註定的。黃龍伏下耳朵而游走了。

28. 《吳錄》曰：步騭表言，北降人說北多作布囊，欲以盛沙塞大江。吳主曰：「此曹必不敢來，若不如孤言，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。」后見呂岱，說騭言北欲以囊塞江，輒失笑曰：「此江自開辟以來，寧可以囊塞乎？」

案：《吳錄》屬史部文獻，乃晉人張勃所撰，此文《藝文類聚》有引，見上文分析，此不贅述。

29. 《水經注》曰：昔吳郡太守張公直，自九江守征還，道由廬山，子女觀祠

^⑤ 盧文弨：《群書拾補》（抱經堂叢書本），新序，頁22b。

女戲廟像，其妻夜夢神人致聘，覺言于夫，至明恐怖，遽發船引中流而不行。妻曰：「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。」公直不忍，遂令妻下女于江。其妻布席水上，以其亡兄女代之，而船得進。尋公直知兄女，怒妻曰：「吾何面于當世也！」復下己女於水中，將渡，遙見二女子岸側，傍有一吏立曰：「吾廬君主簿，敬君之義，悉還二女。」

案：《隋書·經籍志》載《水經》於史部地理記類。⁵²此文見酈道元《水經注》卷三十九〈廬江水〉。此言昔日吳郡太守張公直（生卒不詳），從任上被召返回，途徑廬山。其兒女去參觀祠廟，其妻晚上夢見神來聘娶，醒來便將此事告知其夫。到天亮時，仍覺驚惶，立刻開船到中流，卻不能前進了。張妻以為因為丈夫不捨一個女兒，而致全家遭殃。張公直心裡不忍，於是讓其妻將女兒置乎江中。其妻將席子攤開，放在水上，然後將自己已逝世兄長的女兒以作頂替，於是船又能前進了。這時候，張公直才發現放下去的是兄長的女兒，勃然大怒，指責其妻，以為自己無面目見人了。張公直改為將自己的女兒放到水中。船將抵對岸時，遠遠看到兩個姑娘在岸邊，其旁有一官吏，說自己是廬君的主簿，因為敬佩張公直的義氣，故將兩位姑娘送還。此故事旨在言長江水神亦受人間有義而感動。

30. 《風俗通》曰：江，貢也。所出珍物，可貢獻也。

案：《隋書·經籍志》載《風俗通義》於子部雜家類。⁵³此文見應劭（生卒不詳，熹平間 [172-178] 在世）《風俗通義》卷十〈山澤〉之「四瀆」。本處所引見《風俗通義》「四瀆」之條，指出江、河、淮、濟各有特色，此中言長江貢獻許多珍奇之物。

31. 《荊州記》云：江出岷山，其源若甕口，可以濫觴，在益州建寧漏江縣，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，遂廣十里。

案：《隋書·經籍志》載盛弘之（生卒不詳）《荊州記》於史部地理記類。⁵⁴然據典籍所載，有不少學者俱嘗撰有《荊州記》，《太平御覽》所引用者未知屬何人所撰。此言長江源出岷山，源頭之處像甕口一樣，便是長江的源頭。此處位於益州郡建寧漏江縣（在今貴州省興仁縣境內）。長江於此起潛行地下綿延至於楚都，於此所見已寬闊十里。此可見長江之起源及其河道所經之處。

32. 《傅子》曰：江海所以能百谷王者，以其不逆之；苟有所逆，眾流不至多矣。

⁵² 魏徵（580-643）等：《隋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），卷33，頁984。

⁵³ 魏徵等：《隋書》，卷34，頁1006。

⁵⁴ 魏徵等：《隋書》，卷33，頁983。

案：最後援引《傅子》，此書於《隋志》屬子部雜家類。⁵⁵此文見《傅子·通志》。此言江海能夠成為百川之王的原因，乃因其不會拒絕百川的會歸。如果它有所拒絕，眾河流不流向大海的便多了。

四、兩書所見長江之異同

作為唐宋兩代具有代表性的類書，《藝文類聚》與《太平御覽》反映了唐初與宋初人對長江的認識。《藝文類聚》以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之原則臚列文獻，以字書或經書所載為先，史部與子部文獻緊隨其後，末則為詩、賦、頌、贊、令、書、表、志、箴等集部之「文」。《太平御覽》條列文獻之法與《藝文類聚》截然不同，〈《太平御覽》引〉謂其「以前代《修文御覽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文思博要》及諸書參詳條次，分定門目」，⁵⁶在以前代類書為基礎的情況下，補充若干後出文獻，故能以數載時間完成一千卷之巨帙。⁵⁷周生杰《太平御覽研究》以為《太平御覽》援引典籍，「引文編排基本上按照經、史、子、集的順序加以編排，由於內容多寡的限制，有的四類齊全，有的僅有一類。總體上看，引文編排遵循『事先文後』原則」。⁵⁸周氏指出《太平御覽》在每一個子目以下引書當有兩大原則，一是排序按經、史、子、集；二是引書有「事先文後」的原則。然而，如取《太平御覽·地部二十五》「江」所見長江為例，則周氏所言兩大原則皆不相符。

二書所引，同有涉及自然風光者。如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同有援引《列女傳·楚昭貞姜》之文，此中可見有漸臺，乃長江最易泛濫的一段。《類聚》引沈約〈泛永康江詩〉，見長江支流永康江之自然風光；其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〉，則見長江支流新安江河水之清澈。《類聚》引任昉〈濟浙江詩〉，可見長江水系下游錢塘江之黃昏美景；引梁孝綽〈和太子落日望水詩〉，見長江夕陽景緻；引王臺卿〈泛江詩〉，則是狀寫白帝城與黃牛峽之美文。他如所引三篇賦作，即郭璞〈江賦〉、庾闡〈涉江賦〉、曹毗〈涉江賦〉便皆有長江日夜四季風光的細緻描繪。《御覽》引袁山松《宜都記》，有提及西陵山之風光。顯而易見，因《藝文類聚》援引詩歌較多，較諸幾乎不引集部文獻的《御覽》而言，《類聚》自是採錄了很多與長江風景相關之文。

江水之清澈亦為二書所關注。例如《類聚》引沈約〈渡新安江貽京邑遊好詩〉，言新安江「洞澈隨深淺」、「百丈見遊鱗」，其清澈可知。引王臺卿〈臨滄波詩〉，言長

⁵⁵ 魏徵等：《隋書》，卷34，頁1006。

⁵⁶ 李昉等編：《太平御覽》，引，頁1b。

⁵⁷ 案：《太平御覽》始撰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（977），完成於太平興國七年（982），共六年時間。詳參周生杰：《太平御覽研究》，頁80-83。

⁵⁸ 周生杰：《太平御覽研究》，頁279。

江之水清澈而又深闊。《御覽》引袁山松《宜都記》，言「其水十丈見底」，清澈自可得知。因長江江水清澈，甚至可以直接飲用，二書同引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之文，言姜詩妻事姑至孝，至去家六七里處將江山帶回供姑飲用。

長江水系之潮汐漲退，尤其是下游錢塘江一段，也多有觸及。兩書俱引《春秋元命苞》之文，謂江潮之氣湍急。俱引《列女傳·貞順傳·楚昭貞姜》之文，見因「江水大至」而淹死了昭姜，即江潮大漲之後果。

長江水系之風浪，也為二書共同關心，其中多有涉及春秋時代伍子胥之事。在吳越爭強之時，伍子胥主張吳王夫差應當將越國一舉殲滅，可惜夫差聽信伯嚭（?-前473?）所言，不以為然。最後，夫差更賜劍伍子胥自盡。子胥死前，留下遺言，命家將其雙眼挖出，掛在吳國東城門上，讓其親眼看著越國軍隊進軍滅吳。夫差憤怒，將子胥屍首裹以鴟夷革並棄於錢塘江。後來，吳果為越所滅。子胥含冤而死，故錢塘江便有許多與其相關的傳說，而《藝文類聚》、《太平御覽》二書俱嘗援引。例如二書皆載謝承《後漢書》言吳郡王闔渡錢塘江而拔劍斫水，大罵伍子胥之事。《御覽》引董覽《吳地記》，提及伍子胥死後，夫差與郡臣在長江設祭。引《論衡》，知會稽、錢塘、丹徒等地俱立子胥祠以止江濤。

先民敬畏天地山川，遂生出許多神異故事，兩書亦多有載錄。例如《類聚》引庾闡〈涉江賦〉，直言長江之「水物含靈」。《御覽》引《孔子家語·致思》，言楚昭王渡江時見一紅色怪物，原來是萍實。引謝承《後漢書》，知長江有神靈在興波作浪，祭神後而風波平息。引《列仙傳》，見長江之二女神。引《水經注·廬江水》之文，旨在言長江有神而張公直因行義而得還二女。引《晉書》，見吳猛因得丁義方術，可以不怕「江波甚急」，而用白羽扇划水渡江。引《三十國春秋》之文，劉裕以為天命有佐，可以克服長江之風高浪急。

長江作為中國第一長河，且孕育萬事萬物，二書亦有言及長江源頭之事。二書並引《尚書·禹貢》，早已指出長江始自岷山。《類聚》引《荀子·子道》，言「昔江出於汶山，其始出，源可以濫觴」，指出長江源出岷山。《御覽》引《說文解字》，見長江「出蜀湔氐徼外岷山」，同樣點出長江源頭。引《荊州記》，亦指出長江「江出岷山」。

長江作為中國第一河流，江面遼闊，文獻裡多有述及。二書同引張勃《吳錄》之文，見江面既闊且深，而不可用沙囊塞江。《類聚》引《荀子·子道》，嘗有「及其至江之津也，不方舟，不避風，不可涉也」，可見至長江渡口處，江面寬闊，必待方舟才能渡。《御覽》引《荊州記》，可見長江漸次而寬，終而至出海口廣達十里。

《藝文類聚》成書於唐高祖武德年間[618-626]，書中所用文獻自是唐前著述，其中以六朝文獻尤多。《太平御覽》之文獻來源有取諸前代類書者甚夥，故所載亦多有六朝作品。在經歷了秦漢一統王朝以後，中國自三國時代起即開始了維持數百載之魏晉

南北朝時期。地有南北，時有古今，文化多有不同，其中長江作為區分南北的天險，在《類聚》、《御覽》所引文獻裡亦多有提及。例如二書同引《吳志》之文，提及魏文帝曹丕至長江而嘆彼岸必有人才，未可輕圖，望江而還。《類聚》引陰鏗〈晚出新亭詩〉，新亭在今南京之東，《世說新語》載有新亭對飲，陰鏗詩亦取此意，以為長江天險阻隔無限。

五、結語

本文比較唐宋二代兩部重要的類書——《藝文類聚》和《太平御覽》，以其中子目「江水」和「江」為例，闡述當時人對長江的認知。根據以上分析，本文可總之如下：

1. 《類聚》與《御覽》二書置長江抒寫於不同子目。《藝文類聚》置長江於「水部上」之「江水」，而《太平御覽》不立水部，將長江置於「地部」之子目「江」。《太平御覽》之地部所含子目甚廣，包括了山川湖澤、島嶼溝渠等，所載較諸《藝文類聚》更為廣泛。
2. 在《藝文類聚·水部上》之子目「江水」裡，共載二十二段文獻。《藝文類聚》之編排採用「事居其前，文列於後」之原則，將經史百家之解釋、典故、傳說等作為「事」而具列在前，詩文歌賦等文體之句子或段落則為「文」而列在「事」後。
3. 《太平御覽》一千卷，在數量上較諸《藝文類聚》為多。因此，在引用與長江相關之文獻上，《太平御覽》自比《藝文類聚》為多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六十地部二十五「江」引用文獻三十二則，數量較《藝文類聚》多，但與《藝文類聚》所引不盡相同。
4. 《藝文類聚·水部上》之子目「江水」，與《太平御覽》卷六十地部二十五「江」，二書所引文獻相同者有七則，主要分別只在文字之間的互有詳略而已。此七則文獻分別見於《尚書·禹貢》、《春秋元命苞》、謝承《後漢書》、《荀子·子道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後漢書·列女傳》、張勃《吳錄》。
5. 在《藝文類聚》與《太平御覽》之引用中，仍可見不同文獻裡長江的特點。其中包括長江的自然風光、江水的清澈、長江水系的潮汐漲退、長江的風浪、長江的神異故事，以至長江的源頭、江面之遼闊。最後，有不少文獻亦提及長江作為天險以屏障北方的重要性。